

洛城随想>>>

遥远的古寨

□姚恒章

在这国泰民安的盛世，寨墙确实没用了，以至于“饥荒”的村民在它身上打窟取土，建房种地，硬是把其周长近6公里的伟岸身躯，作践成不足百米长的底埂矮墙，再也无力阻挡后生们暴富的企盼。

寨墙坐落在我老家，现在的高新区三山村。从其豁口处，可见那一幢幢气派的私家住宅，晾晒着几百年来先民的梦想。

在我幼年的印象里，寨墙是那么雄伟。听我爷爷说，寨墙刚修好的时候，上面日夜有人巡逻站岗。那凸出的方形寨垛（我们叫“炮楼”），最早上边有房子，是专供守寨“民兵”休息的地方。刀客猖獗的时候，村里人可以说是众志成城。除了土装快枪外，为防止土匪利用云梯蹬墙，寨墙上备有好多大石头和树桩，还配备了一门“鸡窝炮”（和虎门炮台的古炮形状一样，就是小了点儿）。据说“鸡窝炮”刚铸成时曾试射一炮，竟把几公里外其他村的寨垛掀掉了一个大角。刀客闻知“鸡窝炮”的厉害，别说不敢到俺村“做活”，就是路经俺村，也必须经过“寨主”同意。提起这事儿，老人们就显得兴奋与自豪。

那么好的寨墙后来为什么不再修补了呢？爷爷说，只要能活下去，谁愿意把力气年年花在修寨墙上？那是被乱世逼的！

我终于明白，人类的第一要义是生存。只要能活着，没有吃的，可以用野菜树皮充饥；没有住的，可以挖窑掘洞遮风挡雨，唯独要命的，是同类的残忍。于是，他们用毕生的精力，挺起吃糠咽菜的脊梁，把曾经的苦难和悲伤，把曾经的梦幻和理想，都凝聚在寨墙上，用寨墙把野蛮和文明分开，传承生命，繁衍生息。

然而，再坚固的堡垒，也挡不住日寇的铁蹄。日本鬼子进村那年，村里有八名村民留守，被日本鬼子一个个用刺刀戳伤后踹到红薯窖里。每当提及这些揪心的往事，村里的老人都会由衷地感叹：还是共产党来了太平啊！

我们总结历史，历史也会总结我们。第一次大规模扒寨墙，是1958年“大炼钢铁”时，为了取土建厂；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初，划宅基地后家家争建新房时。虽然，那时的人们都还贫穷，但是，他们已经积聚了实现先人梦想的力量，他们将先人用血肉之躯堆积起来的精神堡垒，用同样的倔强扒掉，用来盖房建厂。村民曾经引以自豪的古寨，就这样慢慢消失在历史的云烟之中，而私家住宅，却像流行的时装，张扬着个性，领跑着时尚。

有时我会幼稚地想，假如我们的古寨还比较完好，也许现在会成为一个古朴的民俗旅游景点，乡亲们就是卖个大碗茶之类的，也够吃喝了。然而，斗转星移，国泰民安使人忘记了曾经的苦难。

世事在变，民风也在变。过去，村里那种夜不闭户，路不拾遗，一家遇事百家忧，一人中举千人喜的乡风民俗，至今已经变成了遥远的追忆。历史就是这样，人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文明，也用愚昧和无知破坏文明，我们就是在这创造与破坏的更迭中书写历史。

于是，便形成如今的古老与现代对峙，固守与开放并存。人们废弃了古寨，却把“盼盼”防盗门请到了墙上。因为只有“盼盼到家”，才能“安居乐业”。

难道，这就是历史的必然？

有人说，没有传说的城市不是古老的城市，而我们的古老为什么只是传说？因为历代的变革毁掉了太多的宝贝，所以，每当我们在地下发掘出祖先的智慧后，往往再来填补历史，修正我们的古老与文明。

再见吧，古寨，你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。因为，每段历史都有每段历史的生存符号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信仰与追求。那些岁月的记忆和表情，已经变成了遥远的传说。

若有所思>>>



这世上，有素质的人很多，我指的是公众场合；这世上，有素质的人极少，我指的是私下场合。



异域见闻>>>



一双湛蓝的眸子，流淌着无言的寂寥，忧郁而固执，深邃而沉静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另一个巴黎。

生活手记>>>



不管一个人的胆量有多大，在自己所爱之人遭受磨难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谨小慎微甚至战战兢兢。

我们的素质

□周海亮

我知道你是一个有素质的人。与朋友吃饭，当需要剔牙时，你会抬起一只手，将嘴巴捂得严严实实。并且，剔牙的时候，你会始终面带微笑。你会将用过的牙签用纸巾包好，然后偷偷放到不被人注意地方。

我还知道，你从来不会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。你会小心地将痰吐进纸巾，然后将纸巾塞进距你最近的垃圾筒。做这一切的时候，你会尽量避开他人的目光，就算避不开，你也会表现得极绅士或者极淑女。即使吐痰，也具美感。

我更知道，你从来不会在他人面前乱扔垃圾。不管垃圾箱距离你家多远，你也会走过去，然后将手里的垃圾袋丢进垃圾箱。你甚至会别人遗弃在垃圾箱旁边的垃圾随手送进垃圾箱——如果它们不是太脏。

我知道你从来不会在他人面前抠鼻孔、

挖耳朵；我知道你从来不说脏话，从来不会践踏草坪；我知道在所有人面前，你都会像一个有素质的人表现得那般优雅和优秀。你真的是一个有素质的人，因为，都这样说。

可是我想问你的是，当你独处时，当需要剔牙时，你会捂住嘴巴吗？当你走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，你会将痰吐进纸巾吗？你会将纸巾一直带进垃圾筒吗？在夜里，你会为抄近路而踩踏草坪吗？你会因为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在独自一人时骂一句粗话吗？

也许会，也许不会。但我想，也许会。

这世上，有素质的人很多，我指的是公众场合；这世上，有素质的人极少，我指的是私下场合。或许，两者都包括了。私下的时候你做的事情，别以为没人看见，有你自己看着，足够了。

留学纪事之巴黎蜗行

凡尔赛宫与故宫

□张易喆

凡尔赛宫是法国封建统治时期一座华丽的纪念碑。它不仅是法兰西宫廷，而且是国家的行政中心，也是当时法国社会政治观点、生活方式的具体体现。

凡尔赛宫位于巴黎西南郊外伊夫林省省会凡尔赛镇。这里原是一个小村落，1661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在此建宫，后又经历代王朝的修葺和改建，凡尔赛宫于1689年全部竣工。宫殿群占地111万平方米，以东西为轴，南北对称，包括正宫和两侧的南宫和北宫，内部500多个大小厅室无不金碧辉煌——大理石镶砌，玉阶巨柱，以雕刻、挂毯和巨幅油画装饰，陈设稀世珍宝。

看到凡尔赛宫，自然会想到故宫。

两个宫殿群散发的是截然不同的艺术气息。最大的不同，要数宫殿本身的建筑结构了。

故宫是木质建筑结构。中国古建筑木结构体系的形成，同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有关。《左传》中说：“天生五材，民并用之，废一不可。”所谓“五材”，是指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。古人认为，这五种物质相生相克，共同构成世界万物，“自然为美”，认为树木是大自然中富有生命力的物质，象征着春天、绿色和生命。木结构能深

刻反映出人对自然的情感，人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里，就意味着同生生不息的大自然时时进行着信息交流，以期实现“物我合一”。

凡尔赛宫是典型的石系建筑结构。西方人认为个体突出才是不朽的传世之作。和中国人“物我合一”的观念不同，西方人有着天人对立、人定胜天、天人相分的思维习惯与精神理念。而石质建筑粗犷明朗的线条，恰恰能够表现西方人张扬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取向，于是，建成后的凡尔赛宫，便形成了古罗马式的造型整齐、庄重雄伟的建筑风格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也反映了西方人渴望征服自然的价值取向。

二者虽有不同，我却在壮丽的凡尔赛宫身上同样看到了一个帝国没落的背影。

同每次参观故宫的感受一样，在这个空空如也的宫殿群中，所有的记忆都已尘封，能够见到的只有那些没有生命的稀世珍宝。孤寂的瓦檐，冰冷的砖石，托着一段萧然而冷清的历史。时间的长河抹过江油，一去不返。当热闹散尽，繁华褪去，故宫也好，凡尔赛宫也罢，只留下了薄薄的一层空壳静静地端坐，不断地被人们用各种眼光审视，留下千言万语，或是一声叹息。

一双湛蓝的眸子，流淌着无言的寂寥，忧郁而固执，深邃而沉静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另一个巴黎。

越爱越胆小

□韦良秀

妻子怀孕十月，终于到了预产期，为了安全也为了方便，我们住进了医院。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，妻子始终没有临产的迹象，医生说预产期已过了七天，不能再等了，建议马上剖宫产。一大早，我就被医生叫去进行术前谈话。对方把一张打印好的手术风险单递给我，严肃地向我讲解着手术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。看着单子上密密麻麻的文字说明，我的手心早已冒汗。

看着我迟迟不敢签字，医生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这些问题只是有可能发生，我们要提前告知家属，你也不要过于担心，一旦出现问题我们会全力施救。”本来是句宽慰的话，我听后更加惴惴不安。这时，站在一旁的表弟打趣道：“哥，看你平时胆子挺大的，现在怎么变得这样胆小了？”

是啊，在家里，我的大胆是出了名的。就拿五年前的那场车祸来说吧，当时我的头部严重受伤，眼部缝了二十多针，医生说关键问题还不在于眼睛，颅内里有气泡，并且极

易出现脑震荡。当时，面对已经哭成泪人的母亲，我把手一挥，豪气冲天地说了一句：“怕啥，没事！”旁边的病友也不停地安慰母亲；医生只是往最坏里说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不必担心。可面对众人的劝慰，母亲还是吓得两腿发软。那时候，我还在心里嘀咕，母亲一向大大咧咧，没有因为什么事情掉过眼泪，怎么此时如此胆小？

直到现在我明白，原来人的胆量和爱是成反比的。不管一个人的胆量有多大，在自己所爱之人遭受磨难的时候，他一定会谨小慎微甚至战战兢兢。小时候的我们之所以胆大包天，那是因为父母用爱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天空，我们因为安全才肆无忌惮；长大以后我们之所以处处小心，那是因为我们自己要为所爱的人撑起一片天，因为责任才谨小慎微。

在自己不幸受伤或受挫时，请不要再埋怨他（她）的胆量变小了吧！因为那时，胆子越小的人，才是和你的心的贴得最近的人啊！